

墨柳
著

漂移时代

一夜之间
一切都失去了颜色，
剩下的
只有一个灰色的城市
和孤孤单单的我。

drift age

离开原来的轨道；离开原来的朋友；离开单纯如梦的生活。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漂移时代

drift age

墨柳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漂移时代 / 墨柳著.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201-12444-5

I. ①漂… II. ①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88912号

漂移时代
PIAOYI SHIDAI
墨柳 著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邮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张 凯
封面设计 百思特书衣坊

制版印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660 × 960毫米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182千字
版次印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3.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 (022-23332469)

目 录

第一章	埋下一座城·····	001
第二章	蔓延，而后绽放·····	036
第三章	水和空气都是咸的·····	062
第四章	天空 天很空·····	088
第五章	一场绮丽的梦魇·····	109
第六章	荒芜了 轮回的时光·····	154
第七章	左手淡蓝 右手金黄·····	191
第八章	非常夏天·····	218
第九章	舞不动的生活·····	240
第十章	一米外的阳光·····	273

第一章 埋下一座城

1

列车由风驰电掣转入徐徐缓行，仿佛一个遭遇巨大创伤的人，在疯狂的哭喊中渐渐平息下来，伴随着一声不易觉察的“咔嚓”声，列车在郑州站停靠。几分钟后，它将继续它的行程，向着它的终点站行驶。要下车的人开始忙乱起来，收拾东西，拿行李，然后涌向车门。

在汹涌的人流簇拥下，庄炎走出车门，一股热气扑面而来。在这个中部新兴“火炉”城市的初夏，太阳刚露出一角端倪，炎热便弥散开来。

路途的困倦，在心头萦绕的是湿漉漉的惊悸和呼喊，离别的伤感和无法承受的巨大疑问，此刻都变得遥远而迟钝，犹如一个蓝色调的梦境，在庄炎脚落地的瞬间，警醒了。

站台上，人们来回地穿梭，行色匆匆。庄炎拿出一片口香糖塞进嘴里，戴上耳机，把双肩包甩在肩上，拉着行李箱，踏上了这个她异常熟悉的城市。四年了，不知不觉，好像只是低头仰头的瞬间。四年前的离去，今天的重返，仿佛都是注定，没有疑问，也毫无出奇之处。曾经离



去时，热泪盈眶地和父母挥手告别，而今是和朋友、同学告别。这种无法圆满的缺憾，似乎才是人生真正的乐趣。

“我回来了，永远地回来了，我的城，也许我们注定属于彼此。”
庄炎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咽下眼眶里那种温热的气息。

庄炎挂念的萧记、合记烩面，蔡记蒸饺，葛记焖饼，小吃夜市，等等，都将让她的生活鲜活、沸腾起来，还有她曾经的朋友，和一段即将铺开的日子。

2

17个小时前，庄炎在兰州。

兰州火车站，成了大学生的世界。他们被不同的院校“呼啦”一下倒在了这里，然后，快速地分散到全国各地。

站台上一条粗粗的麻绳，割断了现在与未来，像一条分界线。他们在分界线的这端告别，另一端开始新的征程。

毕业生脸上离别的伤感，哭声、喊声、啤酒瓶的碰撞声，还有拖得长长的离别之歌，在一个个人堆里此起彼伏，在热烘烘的天空中碰撞，混杂着青春的汗气……

庄炎在站台上停下来，和宿舍的几个姐妹依次拥抱。

如果非要选择不可的话，就把2006年7月2日作为一个结束，也作为开始吧。216宿舍；4年的大学生活；睡得天昏地暗的日子；突发奇想的旅行；干裂的颜料块；裹满笑声的青春——统统打包。带走。

庄炎觉得自己像被“大学”一脚踹了出来，扔到了社会上。从一个群体变成了个体，工作、生活、未来，劈头盖脸地砸来。在一段静默之后，庄炎抬头对自己说：“不就是混社会嘛，不就是事业、家庭、爱情、面包嘛。没什么，走出去就意味着自由，自由就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更大的空间。”庄炎对着天空绽放了一个微笑，决定尽快卷铺盖

走人。

7月的天空在216宿舍几个女生有节奏的步伐中一层层地亮起来。

庄炎把红色背包放下，伸手抹了把汗。

秦宇晴一会儿看看周围，一会儿看看庄炎，一会儿看看简悦；仿佛，“离”字在她眼中碎裂，流淌出惊恐的忧愁。

空笠“哗”地拉开肩上硕大的帆布背包，把墨绿色瓶子的啤酒塞到每个人手中，变魔术般，迅速、准确。

“惊喜吧，让我们为了大学四年的生活干杯，为了一个未知的未来干杯。让一切都见鬼去吧，我们什么都不怕。”空笠又拿出了那种惯有的豪迈。

“来吧，我们干杯，为了明天。”庄炎把酒瓶子举起来。

“真够棒的，整得跟男生一样豪迈。”简悦抿嘴笑了一下，看了看不远处，六七个男生穿着一色的白T恤围成一圈，可以清楚地看见每个人抓着啤酒瓶的胳膊上颤动的青筋，啤酒瓶紧紧地碰在一起，里面的液体随着他们不断颤动的喉结流入体内。他们彼此拍着肩膀，彼此拥抱，彼此祝福，彼此在白T恤上签下龙飞凤舞的各色文字。他们肩搭着肩，头颅抵着头颅，一股强大的气流从他们嘴里冲出，啊啊啊的声音在圆圈中间凝聚，撕裂了漂浮着忧伤的天空。

简悦转过头来，已是满眼晶莹。

火车把怀揣着迷茫抑或是梦想的大学毕业生一拨一拨地塞进肚里，又在汽笛长鸣中扬长而去，没有迟疑，没有留恋。

庄炎咬着嘴唇环视着四周，目光焦急地游离、搜寻。她盼望着那张熟悉的面孔出现，却又格外惧怕。离别的场景被这群有血有泪的大学生渲染到了极致。她不知道和韩艺告别的场面，她如何承受。但离别，又怎能缺席了“韩艺”！

秦宇晴突然哽咽了：“炎子，不知道这一别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

“别哭，傻丫头，不是说好了，现在交通这么发达，想去哪都挺方

便。”庄炎吸了口气，把眼里的潮湿吸回去，伸手抹掉秦宇晴脸颊的泪。

“是呀，是呀，说不定庄炎前一天晚上梦见我，第二天一早我就坐在她的床头呢。”空笠挤过来，笑容灿烂，眼圈却红红的。

“你又不是贞子，我一想，你立马现身。”庄炎打趣地往后翘了一下身子。

“炎子，记得常联系。”简悦伸开手指放在耳边做听筒状。

庄炎笑得阳光明媚，却没挡住眼里液体的滴落。“把场面弄得这么煽情干吗？又不是生离死别，该死。”庄炎自责地想。

庄炎伸手接过秦宇晴递过的纸巾，擦了擦眼睛。早上涂的睫毛膏与眼影混合着眼里的液体打造出了一个全新的视觉妆容——眼圈下黑乎乎的印痕一直延伸到颧骨上，眼皮上紫色与黑色混在一起，夹杂着高光粉的反光，亮闪闪的。

简悦与秦宇晴互相挽着手笑成一团。

庄炎这辈子画的第一个妆，就在她这一擦中彻底花了。

“我容易嘛，你怎么能这样，早上非要给我化妆，咋不告诉我，这妆这么容易就会花的。”庄炎大声笑着追着简悦，一边做捶打状，一边责怪道。

“回头，我用油画颜料给你做个纯中国式的完美妆容，保证洗都洗不掉。”简悦说着大笑起来。

大家跟着笑成一团，如同不同的色彩块呼啦啦地在空气中绽开。一辆列车在她们的笑声中停下，又迅速地离开，像是要从她们的视线下游过。

庄炎把这阵笑声故意拉长，演绎到极致，直到泪水在笑声中喷薄而出。她掏出手机看了看，9:25。他真的不来了吗？

几个女孩也同时向进站口望去，人头攒动，却没有让她们视线聚焦的焦点。他哪里？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矗立在彩虹之巅……”——几个男生勾

肩搭背，吼着汪峰的歌曲。

招手，呼喊，相拥，眼泪，让火车站的空气变得湿热、黏稠。

庄炎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回头看了看这个城市，今天的天空难得的湛蓝，周围高高低低的建筑物，身边的喧嚣，都变得陌生而遥远。四年了，一切都结束了，一切也都要重新开始了。庄炎伸手，似乎想抓住这个城市里最后一点温度。

3

庄炎推开屋门的那一刻，觉得自己像一个被抛出去的球，扯着一条带弹性的线，无论多远，绕多大的圈子最终都是要回来的。这里永远都是柔和明亮的色彩，可以击散所有的疲惫，可以舒展四肢，舒舒服服地躺下，不用担心，不用害怕，在这里没有什么能够伤害她。

庄炎看着父母惊喜的目光，定格的动作，跑过去扑在母亲怀里，又转身拥抱父亲。庄父拿报纸的手，愣愣地垂到体侧；庄母系着围裙，手里拿着盘子。

庄炎分别在他们脸上亲了一口，他们像得到指令似的立刻忙乱起来。庄父帮庄炎取下背包，庄母忙着察看自己的女儿，好像在仔细检查自己的心爱之物，一点一寸都不放过。庄炎一股脑地把背包里的东西倒出来：宁夏的枸杞，兰州的百合，还有两条黑兰州烟。

庄炎没有告诉父母今天要回来，她想制造一份惊喜。此刻，看着父母合不拢的嘴，她满意了。她觉得自己不仅是父母爱的结晶，而且是这个家里祥瑞的吉祥物，有了她，这个家看起来才有乐趣，才鲜活。中国人就是喜欢养孩子。养小孩多好啊！小时候就是大人的玩具，充满了无限的乐趣，一句句地学说话，一步步地学走路，多新鲜啊。和现在的智能玩具比起来，也具有更强大的功能，不可比拟。养小孩累吧，可累得有乐趣，等小孩长大了还会反过来照顾你。所以说嘛，养小孩比养小猫

小狗划算得多。

庄炎眯着眼看着父亲吧嗒吧嗒地吸着兰州烟，心里暖暖的，那种温暖漾上来，漾到眼睛时，戛然而止了。父亲的额头隐隐刻着几条纹路，鬓角抽出几根白丝，且有蔓延的趋势。庄炎又转头看着母亲，略显臃肿的身躯，凌乱地束在后面的头发，都显示出衰老的趋势。庄炎弄不清楚，这是什么时候的事，自己在学校拿奖的时候，母亲笑着把自己抱起来旋转着、亲吻着自己的脸颊；看烟火的时候，父亲把自己驮在肩膀上，好像一切都只是昨日。但拿出具体的年月来计算，确实已经久远了。这不，自己已经长成大姑娘了。庄炎搓着手掌想：“我一定要找份好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好好争取自己的未来。我从几十厘米长到165厘米，肯定不是白长的。”

庄母刚把菜端出来，庄炎就拿着筷子，夹起来往嘴里塞，烫得她直伸舌头。

庄母拿了个碟子，夹了一块鱼放在上面说：“慢点吃，这小馋猫。”

庄炎努努嘴，吐吐舌头，把父母夹的菜乐呵呵地填进自己嘴里。然后，在父母的笑声中，一家人开始了热热闹闹的谈话，话题的中心当然是庄炎。从学校，宿舍，分别，做毕业设计，一直延续到现在需要面临的工作问题。

“怎么样，丫头，毕业了有什么打算。”庄父边给庄炎夹菜边问。

“打算是有的，只是还没有具体的实施计划。”庄炎停下筷子想了想说。

“你不是说打算考研嘛。”庄母问。

“那是原来，你说我一学设计的，考研也就是学历高点，没什么用，重要的是积累经验。”庄炎说。

“研究生可以进高中、大专院校当老师，现在本科不好进。”庄母站起来给庄炎舀了一勺粥。

“我才不要当老师，无聊死了，就那么点课，翻来覆去地讲，一讲

就是几十年。”

“老师可是个好职业，不过咱也不认识教育系统的人，你想进，人家还不要呢。”庄父说。

“那考公务员吧，一步到位，稳定，以后就不用担心了。”庄母探着头说。

“那比考研还难呢，更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成堆的人往下掉，修成正果的寥寥无几，不仅实力好，而且运气要好。”庄炎说完低头喝了一口粥。

她不想考试。从幼儿园就开始考试，到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大考、小考不计其数，自己好像一块肉，在架子上翻来覆去地烤，一股股糊味把自己熏得难受，可还得硬着头皮上，不考就没前程，好像分数就决定了你这个人高矮胖瘦。小学，我们喊着，为父母争光，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中学，为了父母的心愿，为了自己的前程拼搏。总之，拼了命地往大学挤，好像进了大学就前程似锦。可现在怎么样呢？不是依旧坐在这讨论工作的去向吗？其实，很多人想上研究生，想当公务员，可他们害怕，害怕“考”这个字，他们恨不得把这个字踹得远远的，最好这辈子都不再碰触。

庄炎也想考研，她站在“考研”这扇大门前面，抱着书看了许久，到报名的那天，她把书盖在脸上假装睡着了，最后一刻，她也没出现。

“办个画室吧，现在办画室，好像效益很好，现在六七岁的小孩都背着画夹去学画画。”庄母说。

“教小孩，你们不怕我‘残害’祖国下一代？我要是老师，我就让我的学生想干吗干吗去，全凭自己的兴趣爱好，想出去玩，尽管去。”庄炎说得兴致勃勃。

“对了，你刘伯伯说给你跑跑进事业单位呢。”庄母猛地拍了一下脑袋，又转头对庄父说，“你一会赶快给老刘打个电话。”

庄父边给庄炎夹菜边点头。

“什么事业单位啊？”庄炎咬着筷子睁大眼睛问。

“就是以前给你说的事业单位。”庄母说。

“我不去！我一个学设计的去那干吗？”

“学设计的怎么了，现在改行的人多了，再说事业单位多少人削尖脑袋往里钻呢，你还能找到比这更稳定的工作吗？”庄母的口气不容置疑。

“你们就别管了，我有自己的想法，事业单位反正我不喜欢。”

“工作就是工作，没有喜欢不喜欢的，这事你别管了，我和你爸做主。”庄母看了看庄父说。

“我一会就给你刘伯伯打电话，抓紧点，估计没什么问题。”庄父说。

“事业单位又不要设计，我去干吗呀？”庄炎捶着餐桌喊道，“喝茶看报纸，无聊死了，简直就是耗费生命，缓慢的谋杀。”

“什么耗费生命啊，谋杀啊。哪跟哪啊，把你工作安排好，就是我们现在最大的心愿。”庄母严肃地说。

“你们别瞎操心了，好不好，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可以处理。”庄炎拧着眉头大声说道。

“你能处理什么？去当个设计员，打一辈子小工？再说了，学设计的，上了年纪谁还要你。”庄母没有让步的意思。

“打小工怎么了？我愿意，谁说我一辈子就得打小工了。”庄炎把筷子拍在桌子上，站起来把凳子踢到一边，跑回卧室“啪”地甩上了门。

4

庄炎打开QQ空间，在好友动态里看到了这样一段话：

转角遇到狗，是一个我认为很有魅力的男人从转角遇到的

爱引发来。哈哈，转角遇到狗！

确实每一个转角我们都不知道遇到的是什么，遇到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爱。如果遇到狗，那可真的是狗，不要客气，脱了鞋直接丢过去。不知道是谁说的，痛打落水狗；就算不是落水的，狗也要打，因为它是转角遇到的。

快要过生日了，希望过了生日的这个转角，遇到的不是狗。要是遇到狗，那么我希望也是个哈巴狗，听话的狗，那么我会收养它，变成我自己的宠物。

庄炎在评论一栏里啪啪地敲了下面的字：

多奇怪的转角，我宁愿遇到的是狗，也不愿是什么不明物体，奇奇怪怪的。万一和它撞个满怀，弄你一身黏黏糊糊的东西，抖不落，擦不去，岂不郁闷！更可怕的是那黏糊糊的东西落得满地都是，埋了前行的路。

庄炎对着电脑托着腮帮子，又念叨着生日两个字。昨天是自己的生日，父母忘记了，或许是自己的突然出现成了一件更值得关注的事。庄炎想起了火车，想起了自己的生日愿望。

凌晨5点，天已微微泛亮。醒来的旅客，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地聊天。有人接着细小的水流洗漱，有人拿着康师傅方便面走向茶炉。

我回来了，马上就要到家了，今天将是一个新的开始。

庄炎看着窗外。今天是她24岁的生日。

闭上眼睛，默念生日愿望吧，在太阳升起的那一刻，犹如许多年来的习惯，让自己新的梦想和太阳一同升起。

庄炎打开手机记事簿，于2006.7.3 5:25。记下了刚才默念的愿望：

我希望有自己生活的一个圈子，不大；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不多；有间属于自己也是大家的工作室，大家经常聚会，喝冰镇啤酒、抽不同牌子的香烟，经常有些长发飘飘的男人与聪明绝顶的女人一起聊格里纳尼、保罗·兰德，也聊时尚八卦；工作室的中央就是一个厨房，一本食谱，大家一起做自己想吃的食物；还有一个吧台，大家调不同口感的鸡尾酒，喝不同的鲜榨果汁；大家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快乐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每年有固定的时间出去采风，收罗新的灵感和素材；可以去法国巴黎，体验那种时尚浪漫，去美国的尼斯感受艺术的熏陶，去米兰体验时尚和奢华。总之，我们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把喷发的灵感变成完美的作品。

庄炎合上手机就又想起了韩艺，想起了秦宇晴、空笠、简悦……

她也禁不住想起在大学过的第一个生日，那是2002年7月3日。

那天，庄炎的头发拉了离子烫，穿着宽大的短袖衬衣，水蓝色带着破洞的牛仔裤，牛仔裤上还带着未曾洗掉的油画颜料痕迹。她和宿舍的姐妹、韩艺还有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路嬉笑着涌进西关十字口的火锅城。他们喜欢那种热，火锅的热气、辛辣加上热气腾腾的心情，再配一扎冰镇啤酒，真爽。

很多细节庄炎已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韩艺坐在庄炎左边，大家不停地笑，不停地碰杯。听到街道上杏皮茶的吆喝声，她就跑出去，呼来带着大油壶的小贩，给每人冲一杯凉丝丝的杏皮茶，把吸管插进去喝上一大口，如同沐浴了一阵清凉的风。

那天许的愿，大概是关于甜腻腻的爱情，关于简单幸福的生活吧。

庄炎站起来，满脸的红晕：“谢谢大家，来再干一杯，祝大家永远开心。”

大家开始挨个给庄炎斟酒。酒不能白斟，庄炎建议每个人喝酒前说一句最想说的话。

“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非常棒，我喜欢大学，喜欢你们每一个人。”庄炎站起来，拿酒杯的手在空气中画了一个圆圈。

“博爱！很好！不过，你喜欢韩艺正常，你喜欢我可得把握好度，我可不是拉拉。”空笠抱着臂膀歪着身子。

“去死，我对你才不感兴趣呢。”

“那你对谁感兴趣？”

庄炎脸腾地红起来：“我对我自己感兴趣，可以了吧？”

“噢，自恋狂。”简悦笑道。

“自恋，怎么了？爱自己的人才能更好地爱别人。”庄炎甩了一下头，“下一个，该谁说了？”

“怎么说呢？大学应该是我们更好地成长，积累一些东西的阶段。”裴大伟端起酒先喝了一口。

“太爽了，上大学真的好爽，这跟高中相比就是地狱和天堂。我要利用这些美好的时光，做我想做的事。”空笠抢道。

“希望毕业后，我能赚好多好多钱，妈妈就不用那么辛苦了。”秦宇晴说道。

“我希望能好好学习专业，希望将来能考研究生，在设计领域有更高的深造。”韩艺举着杯子说。

“我们玩游戏吧？我打关。”庄炎说。

裴大伟把庄炎按到座位上，说：“我先来，我最大，不能跟我抢。”

“玩什么？”

“老虎杠子鸡。”

“人在江湖漂。”

“两只小蜜蜂，两只小蜜蜂啊，飞在花丛中啊，左飞飞，右飞飞，飞啊，啵啵。飞啊，啊啊……”

庄炎摊开四肢，躺在床上；两只胳膊，好像被无形的东西吊着拉向不同的方向。一边是工作，一边是爱情，它们都撕扯、跳跃、纠缠着。只要有一点点空隙，它们就蜂拥而至，庄炎觉得整个灵魂都在被呼呼啦啦地撕裂。床，或者说是整个房间，都开始震颤，接着是一声汽笛声——火车。庄炎翻身从床上下来，冲到洗手间关上门，拉开窗子，看着一辆黑乎乎的火车“咔嚓”“咔嚓”地驶向远处。车厢里的人异常清晰，有的趴着睡觉，有的兴致勃勃地说话，有的咬着鸡腿，有的玩着手机，还有的愣愣地盯着窗外。记得和父母刚搬到这里的时候，她厌恶极了那火车，厌恶极了那无边无际的轨道，但此刻她却觉得亲切至极。

庄炎在火车消失的时候，转身坐在马桶上。马桶，吸纳人体污秽的排泄之物，那为什么不能多个功能，有个遥控，装上智能程序，把心里沉淀的乱七八糟的垃圾都吸进去，然后一按，哗啦一声冲得干干净净不留痕迹？

庄炎记不清在厕所坐了多长时间，直到外面传来了敲门声，她才站起来，下意识地按了一下冲水键。这时她才发现，自己一直坐在马桶盖上。

庄炎和母亲打了个招呼，转身进屋，坐在转椅上打开电脑。

庄炎想找个人说说话，需要把胸口塞得鼓鼓囊囊的东西倒出来一点，倒出一点就好。

她拉出QQ页面，把上面的联系人挨个看了一遍。

她的鼠标和视线都停留在一个用卡布奇诺咖啡做头像的好友身上。

“端木”，庄炎轻声念着，露出一丝微笑。

端木世杰是庄炎的高中同桌，常常帮庄炎买早点、买冰棒。庄炎常常对他说：“你的东西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不过你不是我的，我们是顶好的哥们。”庄炎说这句话的时候，拍着端木的肩膀。端木傻呵呵地笑着：“嗯，你把我也收了吧。”